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八百三十五

二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彝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彭良箴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三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刻候

易州候臺記一首

池州造刻漏記一首

歌樂

琴會記一首

王氏廣陵散記一首

歌者葉記一首

圖畫

十八學士圖記一首 九疑山圖記一首

風后八陣圖記一首 保安鎮陣圖記一首

張僧繇畫僧記一首

刻候

易州候臺記

李德裕

昔武王順天應人奄有周室邵公受命作伯宅茲燕土  
列分冀為幽之都專受朕執燔之命於是建宗廟立城  
市分器輯其邦家築臺觀乎雲物則候臺之建允或在

茲初具版幹陳畚鍤書丈尺糗一作糧之數度高平遠

近之差奔命子來執用林聚約之閣閣荷鍤而雲陰數

重築之登登相杵而雷響四合成之不日薳兮崇山將

中天以懸居豈承露以特立然後分保章以典之命日

者以覘之使八風不姦五雲式序人無凶札天瘥之疾

國絕喪荒水旱之沴凡若是者數百年至六國糜沸九

州瓜剖昭王平一無能破齊抗趙候雲在朔則二至二

分之占五紀五緯一作之數雖少沒振未大滅裂及

秦有華戎漢封郡縣析木空聞於分野甘棠已盡於剪  
伐則眡祲之儀掃地都盡廊廡旅乎荆棘階陟穴其狐  
兔自我唐再造區夏大分岳牧使鎮天子之邦不同諸  
侯之郡遂及陳迹以作新臺既無占候之事共為宴樂  
之所雖山節藻梲禮不僭於大夫而刻栢丹楹誠終慙  
乎君子代為故事人無間言洎我良牧郭公博采舊史  
發揮新意文物大備懲勸可觀公名明肅字晉容太原  
郡人也監門將軍之孫御史大夫之子績戎餘慶克荷

明德靈源與天地爭長廣度與江湖比量故能受明主之詔剖太守之符澤從雲游心入水淨俗變於道禮賢

存擁篲之風人歌其德聽訟擬

一作  
結

坐棠之化幸三年

而政教已成雖一日而墻宇必葺以為先王議事理不忘本君子懷德人惟求舊况候臺易之古臺也壯址仍存昭王燕之賢王也盛德不泯欲觀古人之象至止可以肅肅如享太牢之味登之可以熙熙遂於臺之外壁列劇辛樂毅馬以為道者萬物之與天地之禪六度之

門寂滅之義施之于國則富證之于人則壽况守道者

必嚴之于吸風飲露安禪者必釋之以息照冥境乃於

臺之內壁圖桑門

一作喪偶

宴坐焉以為孝者德之本愍人

百行貞者事之幹為乾四德至天則風雨以時比竹而

霜霰不變廬於墓有田氏之子安其室有王章之

一作也非

妻生芝草於大隧之前是加一等詠栢舟在中河之側

乃無貳事復於其次為遠墳薦鯉馬俾觀者如堵覽之

駭目擊懦夫烈士之節警貞女孝子之心豈徒壓百雉



之崇墉架九鳥之峻堞軒榭窈窕松柳陰映幽室納寒  
谷之氣炎天下霜晝梁對霖雨之輝晴虹射日夫如是  
則登之不假贈扇北風其涼視之不待褰幃太山如礪  
豈比夫逐荆臺遂為流遁晝麟閣不有姓名者哉別駕  
彭城劉公循忠從政以賢方協海沂之詠司馬清河張  
公瓚食祿以德爰光中外之遊咸秉濟代之材以成考  
室之美雖二公行一作非化有無窮之令聞終三后協心  
樹不朽之不構德裕邑人也實寡聞見拔薤投水德未

半於任棠築臺置金禮何多於郭隗敢不傳美以為實  
錄藏於屋壁誠有媿於家書勒於碑版庶無慙於臺記  
時建崇玄學之歲秋八月旬有九日其從事叅佐等學  
富今古材堪經濟雖懷坐嘯之功未展摩天之力並勒  
石子後以克永代

池州造刻漏記

杜牧

百刻短長取於口不取於數天下多是也牧太和三年  
佐沈吏部江西府暇日公與賓史環城

集作吏  
環城

見銅壺

銀箭律如古法曰建中時嗣曹王臯命處士王易簡為

之公曰湖南府亦曹王命處士之

集無之字

所為也後二年

公移鎮宣城王處士尚存因命工就京師授其術創置

於宣

集無宣字

城府牧為童時王處士年七十嘗

集作常

來牧

家精大衍數與雜機巧識地有泉鑿必湧起韓文公多

與之遊太和四年牧自宣城使於京師處士年餘九十

精神不衰牧拜于牀下言及刻漏因圖授之會昌五年

歲次己丑夏四月始造于城南門樓京兆杜牧記

歌樂

琴會記

柳識

君子之座必左琴右書雅好閱古古亦置於舟車也大  
歷六年浙西觀察使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贊皇公祇  
命朝于京闕春正月夕次朱方刺史樊公稱江月當軒  
願以卮酒侑勝居無何贊皇公絃琴樊公和之演操相  
應澄清撫綏遞為伯牙更為子期琴動人靜琴酣酒醒  
清聲向月和氣在堂春風猶寒是夜覺煖既罷

一作罷宴

之

後贊皇顧潤州曰見明珠者始賤魚目知雅樂者方鄙

一作始賤

鄭聲自樸散為器真意在琴與衆樂同法

三字一作同出

於虛獨能致靜同韻五音獨能多感同名為樂獨偶聖

賢是宜稱德切近於道昔堯以美利利於天下曲名始

暢自舜禹至于夫子不居盡善稱操自持聖達節次或作

賢守節達宜仍防守徵河深

此句疑

而猶至弄已下習多

一無此三十

字不正

一作止

且聲著哀思或當戚自陳其後居常

翫之和理所措若然者寧襲陶公真意空拍而已豈襲

胡笳巧麗異域悲聲我有山水桐音實而持之古操則

為其餘未暇是知贊皇所好無非訓典

一作  
貽訓

似有道而

猶重之若此况乃真有道之士乎輒紀述

一無  
述字

所論貽

諸達者

一作皆唐文粹

王氏廣陵散記

顧况

衆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散曲之師長也琅邪王淹兒女  
未笄忽彈此曲不從地出不從天降如有宗師存焉曲  
有日宮散月宮散歸雲引華嶽引意者虛寂之中有宰

察之神司其妙有以授王女於戲天地鄙怯而絕神明  
倜儻而授中散沒而王女生一作傳其間寂寥五六百年  
先王作樂殷薦上帝有不得而聞者鼓鍾時動敢告於  
太師

歌者葉記

沈亞之

昔者秦青之弟子韓娥從學久之以為能盡青之妙也  
即辭去青送之將訣且歌一歌而林籟振蕩再歌則行  
雲不流矣娥心乃哀然集有則字韓娥亦能使逶迤之聲環

梁而遊疑塵奮發

集作飛

微舞上下者三日不止能為人

悲亦能為人喜其後漢武時協律李延年為新聲亦云

能

二字集本川文粹作尚

感動人至唐貞元中

集本川文粹作貞元元年

洛湯

金谷里有女子葉學歌於柳恭之下

二字二本作恭下之

初與其

曹十餘人居獨葉歌成無等後為成都率

川文粹作帥通用

家

妓及率死復來長安中而輟下聲家聞其能咸為

集作與

會唱次至葉當引弄及舉音則絃工吹師皆失執自廢

既罷聲黨相謂約慎語無令人得聞知是時博陵大家



子崔莒賢而自患其室饒乃曰吾綠組初秩寧宜厚蓄

以自奉

集作封

耶遂大置賓客門下縱樂與遨遊極費無

所恡也

二本作無有所恡

他日莒宴賓堂上樂屬因言曰有新

聲業者歌無倫請延之即乘小車詣莒莒且酌為一擲

目作樂乃合韻奏綠腰俱囑葉曰幸給聲葉起與歌一

解一坐盡

剌利反

是日歸莒莒沉浮長安數十年葉之

價益露然以莒能善人而優曹亦歸之故卒得不貢聲

中禁葉為人潔峭自處雖諧者百態爭笑於前未嘗換

色元和六年莒從事岐公在朔方時余往謁馬令與公

賓舍於郵在莒鄰夜聞其歌有一人坐泣且集作甚悲良

久復悅及卒聲而悲悅再三曰孰與集作為之是欲吾不

得自任矣明日問其狀乃葉為也後莒復與岐公來彭

城十年余過其居問葉安在曰近逝矣自趙璧李元憑

集作馮世稱為知音之尤皆擅鼓絃及為余言葉之歌使

其妙自循集作備則音屬不知和矣嗚呼豈韓娥之嗣與

惜其終莫有能繼其聲者故余著之欲其聞於後世云

圖畫

十八學士圖記

王覲

夫立身之功莫大於行道行道之功莫大於逢時行道  
則孝悌才學有聞逢時則仁信機謀及物有其時無其  
材斯固一作故自犬彘也有其材無其時得不憤心涕血

歟則知無代無材計用與不用耳高祖起於沛光武起  
於南陽而籌畫功勳獨出豐宛之士蕭丞相從漢帝入  
關封府藏而收圖籍房太尉從太宗征討捨珠玉而採

人材二君子之德

一作材

豈偶然也十八學士皆煬帝之

臣曷闇於隋而明於唐是有其材而無其時也如晦玄

齡止於一尉或非好去任或挂網徙邊褚亮虞南不離

下位或嫉才見謫或七品十年暨我國家則有道兼文

武器重珪璋者慷慨大節臨機能斷者仁孝忠直預識

存亡者潔行檢身而有英畧者好學敏達詳明吏道者

出入軍旅涉歷危難

一作難危

者不憚兵威樹立忠誼者博

聞貞儉文翰兼絕者風韻閒雅善於吟咏者精練古訓

長於講論者夫如是則立身行道之事盡在於斯矣得不冥心契志以自勗勵哉覲每覩十八學士圖空瞻贊像而已輒各採本傳列其嘉績庶幾閱像者思其人披文者思其人非惟臨一作昭鑒耳目抑可以垂誠於君臣父子之間也

九疑山圖記

元結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望九峯疑禹而悲從臣有作

九悲之歌因爲

集作謂

之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

也彼如嵩峯

集作華

之峻峙衡岱之方廣在九峯之下磊

磊然如布基石者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無魚鼈林無

鳥獸時聞聲如蟬

莫杏反前篇作蠅

之類聽之亦無徃徃見

大谷長川平田深淵杉松百圍榕

前篇作檜

枯並之

集作茂

青

莎白沙洞穴丹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迴映之處似藏

人家實有九水出於山中四水南流灌

前篇作貫

於南海五

水合

集作比

注合為

前篇作於

洞庭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

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則集無

則幾焉哉

集作或是

曰若然者茲山何不列於五岳對曰五

帝之前封疆尚隘衡山作岳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

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西岳

集作淮際

西行幾萬里未盡

前篇

作見邊陲當令

集作合

以九疑為南岳以崑崙為西岳衡華

之輩聽逸者占為山居

前篇作林

封君表作苑囿耳但若當

世議者拘限常情率引古制不能有所改叛也如何故

圖畫九峯畧載山谷傳於

前篇作之

好事以旌異之如山中

之往跡峯洞之名稱為人所傳說者並隨方題記庶幾  
觀者易知時永泰丙午年集作中也

此篇七百三十七卷重出前已削去

風后八陣圖記

獨孤及

物不終靜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飛龍

戰太朴以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集作并吞八荒

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慝廬山負阻中

冀上帝憑怒下土是恤乃眷武德黃帝受之始順殺氣



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

命曰元老風后盖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

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集作光戰術俾懸衡於

未然察變於竒獸集作倚數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宮之

位正則數不愆神不惑文粹作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

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集作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

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

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

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竒皆出必使陷  
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彼魏之鶴列鄭之  
魚麗周武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異於是既  
而圖成罇俎帝用經畧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阪  
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鼎成龍至去而上  
僊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在在字集  
作存馬嗚呼集本  
粹作戲聖  
迹長徃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九集作  
三軍禦  
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江漢

孝武得之攘匈奴服甌越東收獫狁西拓大夏然則聖  
圖幽贊未始有涯唐天寶中客有為韜鈴者得其遺制  
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則勝敗之朕在我指集  
股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事會  
天子以不戰為師無為為寶則是圖也興於多難廢於  
昇平湮淪不書盛德其沒乃集及作旌諸圖側以為三皇  
之故事六藝之餘技云

保安鎮陣圖記

符載

甲子歲我王克蘄春之明年也是時天王居梁州丞相

司徒勉出於陳留逆豎乘是遂為一作于六合鯨吞虎踞

使宿賊杜少誠長短兵三萬方將拔蘄取黃濟江而南

至于五嶺盡以天子之地懸自受署焉春二月逆師自

穆陵陰山白沙三大關支下而進威聲炎炎如無枝梧

緣道邏守已陷六七我師洶然少沮氣勢王感槩激三

軍沉畧通神明以為是鎮地勝而險固卒薄而孱老彼

必知我將銳志而圖之設伏衆戎盡殪可也乃命兵馬

使伊慎築帥驍悍四千人銜枚宵入張諸柵之卒人伏  
于莽間賊果體疑來以螯弧偕登於是中軍一鼓萬夫  
雷呼內兵乘高而唐突之伏卒陵背而芟割之紅旗拉  
風長戟如倚晨暮三接朱殷谿瀆獲馬牛百萬蹄斬首  
數千級其餘斃踣瘡痍皚皚枕藉者遂大築京觀以光  
武功焉由是氛霧蕩八方日月麗大幽克醜懷締搆江  
淮完推命江淮而南父子夫婦無僕虜之患皆一舉之  
力也故自希烈亂常天下擁兵之諸侯議鴻勳茂績者

莫敢承風馬先是包大夫佶司天下之賦將自揚徂荆  
萬檣峩峩不得安動繫我之捷即陸驅車水方舟驚颺  
駭雲集貢于天王君子謂我王之勲績也大宜載太常  
刊鼎銘豈獨續黼素而已載忝賓介廁橐鞬之未得備  
書事揚公休聲貞元元年七月二十日記

張僧繇畫僧記

劉長卿

天竺僧畫像者梁直閣將軍張僧繇之真迹也張公繪  
事之始厥有二僧後屬侯景師至金陵江南喪亂此畫

流離散落多歷年所遂遭割割

集作裂

分而爲二其一在

唐故右常侍陸堅處即此僧也陸公常嬰篤疾殆將屬  
續忽於夢寐覩此故僧謂公曰我有同侶一人自從離

析已百餘年

集作歲

今在洛陽故城東李君家深所寶玩

舉世莫知若能為我求之再得會合當以法力扶助令

爾無憂陸公既寤遽以

集作處

求訪果如夢中之旨獲見

斯人而僧亦俱在乃以俸錢十萬贖

集作購

而合馬即日

陸公疾瘳勿藥有喜信知造思之妙通於神祇識者以

為干將鑿鄒散而復合亦其類也嗟乎陸公已沒子孫

不守有姬鶯之於市為校書郎宋儋所得

集作得之

開元中

儋服藥過度因而喪明其李氏之僧復失所在惟入夢

者歸然獨存儋卒傳故人劉傑傑居之

集作隱小室

不求聞

達天寶末遭祿山之難避地淮陰與道士魏審交深相

結納無何傑以老卒傳乎審交審交傳楚州刺史李湯

湯傳睦州司馬劉長卿今為劉氏之寶藏矣

文苑英華卷八百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三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災祥

泗州大水記一首

甘露記一首

質疑

息壤記一首

辨石鐘山記一首

釋武豹門記一首

寓言

醉鄉記一首

鷄執狐記一首

枕中記一首

災祥

泗州大水記

呂周任

春秋左氏傳曰天反時為災

一作妖

地反物為妖

一作災

其

於水也反利為害矣在唐堯時包山陵而若漫

一作浩浩

天

在漢武時浮齧桑而浸鉅野皆震蕩上心昏墊下人其

故何哉天其或者警休明而表忠誠也皇唐貞元八年

歲在壬申夏六月上帝作孽罰茲東土浩淼長瀾周亘  
千里請究其本而言之是時山泐桐栢發硤歆湧下注  
淮瀆平湍七丈浮壽踰濠下連滄波東風駕海潮上不  
落雨水相逆濺濤倒流蠱縮迴薄衝壅汴一作淮泗積陰

驟雨河瀉瓴建不捨晝夜至于旬時一作決乾坤合怒雲

雷為屯以水濟水吞洲漂防走不及竄飛不及翔連甍

為河海一作淮噍類如魚鱉事出慮外孰能圖之開府儀

同三司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泗州刺史武當

郡王張公以其始至也聚邑老以訪故寨新礎石以禦  
之其漸盛也運心術以馭事維舟編桴以載之遂連舳  
促櫓歛邑之悍虜老弱州之庫藏圖籍官府之器先寘  
于遠墅軍資甲楯士女馬牛遽遷於集作于水次將健丁

壯遏水之不可者任便而自安迨數日而計行矣洪波

汗漫不辨

一作測

涯涘驚颺鼓濤舟不得不覆巨浪崩山

城不得不圯崇丘如島稍稍而沒夏屋如查汎汎相繼  
天迴地轉混茫其中公獨與左右十數人纜舟於郡城

西南隅女牆濕堵之上以向衝波而一作來不亦危哉

公之左右失色同辭請移公曰任天子守土臣也苟有

難而違之若王一作命何且南山隔淮幾五六里吾能

往矣况是別境離局姦也雖死不為公於是使部內十

驛遷於虹城西鄙而南傍南山而東四百里達維揚之

路俾星郵無壅又東北直渡經下邳五百里至于一作

徐州通廉察之問又移書淮南城將令斷扁舟往來立

標樹信以虞寇賊一作之變公每端拱對水而訴曰任

奉聖主明詔司牧此州以親萬姓河公何為不仁降此  
大沴伍之罪也厲聲正色阽危不撓歷再旬而水定又  
再旬而水抽自水始至及水始耗已一一作疑時矣又一

時而復流郊境之內無平不陂郭郭之間無岸不谷尺  
椽片瓦蕩然無所有可異者惟公之露寢與內寢巋然  
存焉豈不可浮而往蓋不可顛而壞乎斯則神仰公之  
仁先庶物而遺已神賞公之忠臨大難而守節神高公  
之義動適權以成務故保其聽政養安之所旌公之善

也昔邵伯之理也人愛甘棠而勿剪方茲神靈支一作扶

持不亦遠乎公乃捨車而徒棄輜而泥弔亡恤存綏復  
軍郡遠軫聖慮詔左庶子姚公弔而賑之至於修府署  
建城池詔有司計功而償緡立廛市造井屋公申勸科  
程以賞以貸纒踰年而城邑復常矣其於縮板為垣樹  
柳為麗端衢四達解宇雙峙即公之新意也天災流行  
何代無之逢昏即盛遇賢即退故劉琨後漢即琨返風而火  
滅王尊臨河而水止蓋忠誠之至也公嘗領羸兵守孤

城以百當萬俾國家全山東之地名載青史公即國之

長城也今以一葦之航挂

一作絳

於危堞之上以當漲海

之勢城頽而一塊不傾水止而所濟獲全公即國之貞臣也固知明主之委任於公也皆感而通焉周任不敏學於舊史氏借古人以諭公未或同年矣謹述而記之時貞元十三年歲在丁丑清和之月哉生魄勒于石

一作皆唐文粹

甘露記

符載



大唐壬午歲南陽張君

一作公

宰上元之二年也有甘露

降于庭梧灑灑靄靄如雨非雨者數日縣大夫謙不敢  
自道其美胥徒洎邑之緇黃幼艾以狀聞於連帥連帥  
表奏于天子天子嘉之優詔寵答煥然光曜癸未歲復  
降于庭梧夏四月余自淮南罷去丞相府將假道以歸  
主人備勞餞之禮遂盛於杯器以示予予取前箸以嘗  
之即薰喉淬齒液不及咽而腑臟塗楚陸反一作  
楚陸反然矣  
輒自揣大化之精而計之曰夫天地無私也至虛也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若御物之心誠萬人之氣和為祥雲也甘露也或御物之心淫萬人之氣寃為繁霜也苦雨也動於此形於彼自開闢至於茲日無他理矣一作也夫

如是張君之政徭賦調歛倉廩實歟風俗厚歟人民樂歟不然則何嘉祥玄貺鍾于邑也如此繇是言之二千

石至于六百石主有土之教化操生人之性命正即為禎祥邪即為妖沴得不嚴心直志靜操理本上答神明之旨乎茂宰之時政也張君名集自某郡某里人也其

餘風猷義行存乎碑頌此不書甲申歲十月一日記

質疑

息壤記

柳宗元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墉甃而起者  
廣四步高一丈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鋪  
者盡死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機由是寺之人皆神  
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  
說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鴻

集作

洪下 水滔天鯨竊帝之息壤以堙鴻水帝令祝融殺鯨于羽郊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鍾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辨石鐘山記

李渤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鄜道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因受其稱有幽棲者尋綸東

湖沿瀾窮此遂躋崖穿洞訪其遺蹤次于南隅忽遇雙

石欹枕潭際影淪波中詢諸水濱乃曰石鐘也有銅鐵

之異馬扣而聆之南聲函啣

一作清韻

北音清越抱止響騰

餘音徐歇若非潭滋其山涵其英聯氣凝質發為至靈不

然則安能產茲竒石乎乃知山仍石名舊矣如善長之

論則瀕流庶峯皆可以斯名

一作石非

貫之聊刊前謬畱遺

將來貞元戊寅歲七月八日白鹿先生記

釋武豹門記

常承造

往之事不知者多以故老之傳而實之舛生於訛以至大謬至若正氣為邪氣所偏本非正氣也蓋疑生於莫折以逮於言思耳愚咸通甲午歲孟春月十有七日奉天子詔來牧茲郡郡之人以武豹之門為祛邪禦魅之所作也其門北向左畫白虎執以蒼頭之矛右畫犬豕拒以雄武之威門之東壁有刻石馬乃故大光祿李公暨前牧是邦為文以解之義與夫郡人之說不貳也又曰圖於寢室恍恍焉疑有所歷愈不知其所由來者矣

適有多才能之士胡姓承裕名為愚釋之曰是州也其

宅東西廣正北傾後無乾地南北嶮巖林木森聳水自

北來地

一作山

勢岡阜即是八難地而武豹門正當九苦

風時俗以武豹謂辟邪按韓王元嘉始創之旨

一作言

乃

以五行所尅勝其災而滅之禍武屬木以木臨亥位故

以亥承之寅主東方故畫東垣豹主西方故誌西壁禦

禍之風制空之位一其義也今愚所築池北望月臺池

南釣絲臺且及此門中架虹梁正與韓之設色三獸暗

合其理一也愚故命筆書之庶將釋惑表異為後君子  
信與不信耳時乾符二年四月六日絳州刺史常承造  
記

寓言

醉鄉記

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上曠然無涯無邱  
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明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  
聚落其人甚精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



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鼈雜處不知有舟車械噐之

用昔者黃帝氏嘗獲遊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為

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為千鍾百壺之獻因姑

射神人以遊

集作假

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

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義和棄甲子而逃冀

臻其鄉失路而

集本文粹並有道字

天

二本有故字

天下遂不寧至于

末孫桀紂怒而昇

二本有其字

糟丘階級千仞南向

集作面

而

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

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馬故四

二本  
作三

十

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

絕而臣下之受

二本  
作愛

道者往往竊至馬阮嗣宗陶淵明

等十數人並遊于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為

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其淳

寂也如是予得

二本  
作將

遊馬故為之記

鴉執狐記

李華

某嘗目異鳥擊豐狐於中野雙睛耀宿六翮垂雲迅猶

電馳厲若霜殺吻決肝腦爪剝腎腸昂藏自雄倏歛而

遊問名於耕者對曰此黃金鵝也其何快哉因識

一作讓

之曰仁人秉心哀矜不暇何樂之有曰是狐也為患大

矣震驚我姻族撓亂我閭里喜逃徐子之盧不畏申孫

之矢皇祗或者其惡貫盈而以鵝誅之予非斯禽之快

也而誰為悲夫高位疾債厚味腊毒遵道致盛或懼諸

殃况假威為孽能不速禍在位者當洒濯其心祗

疑作祗

除凶意惡是務去福其大來不然則有甚於狐之害人

庸忸於鷄之能爾

枕中記

沈既濟

開元七年道士有呂翁者得神仙術行邯鄲道中息邸舍攝帽弛帶隱囊而坐俄見旅一作邑中少年乃盧生也

衣短褐乘青駒將適于田亦止於邸中與翁共席而坐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敝褻乃長歎息曰大丈夫生世不諧困如是也翁曰觀子形體無苦無恙談諧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謂翁

曰此不謂適而何謂適答曰士之生世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後可以言適乎吾嘗志于學富於遊藝自惟當年青紫可拾今已適壯猶勤畎畝非困而何言訖而目昏思寐時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青甕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見其竅漸大明朗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數月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麗生資愈厚生大悅由是衣裝服馭日益解

盛明年舉進士登第釋褐祕校應制轉渭南尉俄遷監

察御史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典同州遷陝牧一作

郡生性好土功自陝西鑿河八十里以濟不通邦人利

之刻石紀德移節汴州領河南道採訪使徵為京兆尹

是歲神武皇帝方事戎狄恢宏土宇會吐蕃悉抹一作採疑

邏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沙而節度使王君奭新被殺

河湟震動帝思將帥之才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道節

度大破戎虜斬首七千級一作十餘萬開地九百里築三大

城以遮要害邊人立石於居

一作拔

延山以頌之歸朝冊

勲恩禮極盛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時  
望清重羣情翕習大為時宰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為端  
州刺史三年徵為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  
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執大政十餘年嘉謨密命一日  
三接獻替啟沃號為賢相同列害之復誣與邊將交結  
所圖不軌下制獄府吏引從至其門而急收之生惶駭  
不測謂妻子曰吾家山東有良田五頃足以禦寒餒何

苦求祿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

得也引及自刎其妻救之獲免其一作共罹者皆死獨生

為中官保之減罪死

一作闕  
死罪

復追為

中書令封燕國公恩旨殊異生五子曰儉曰傳曰位曰

侗曰倚皆有才器儉進士登第為考功員外傳為侍御

史位為太常丞侗為萬年尉倚最賢年二十八為左襄

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孫十餘人兩竄荒徼再登台鉉

出入中外徧翔臺閣五十餘年崇盛赫奕性頗奢蕩甚



好佚樂後庭聲色皆第一綺麗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  
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衰邁屢乞骸骨不許病中人候  
問相踵於道名醫上藥無不至焉將歿上疏曰臣本山  
東諸生以田圃為娛偶逢聖運得列官叙過蒙殊獎特

秩

一作被是

鴻私出擁節旌入昇台輔周旋中外綿歷歲時

有忝天恩無裨聖化負乘貽寇履薄增憂日懼一日不  
知老至今年逾八十位極三事鍾漏並歇筋骸俱耄彌  
留沉頓待時益盡顧無成效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永辭

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陳謝詔曰卿以俊德作朕  
元輔出擁藩翰入贊雍熙昇平二紀實卿所賴比嬰疾  
疹日謂痊平豈斯沉痾良用憫惻今令驃騎大將軍高  
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鍼石為予自愛猶冀无妄期於  
有瘳是夕薨盧生欠伸而悟見其身方偃於邸舍呂翁  
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觸類如故生蹶然而興曰豈其  
夢寐也翁謂生曰人生之適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  
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

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文苑英華卷八百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三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雜記

蘇氏織錦迴文記一首

劍門山記一首

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一首

衛公故物記一首 復乳穴記一首

叔氏墓記一首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一首

蘇氏織錦迴文記

武后

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扶風竇滔妻蘇氏陳留令武功  
蘇道質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識知精明儀容秀麗謙  
默自守不求顯揚行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然蘇  
氏性近於急頗傷妬嫉也滔字連波右將軍子真之孫  
郎之第二子也風神偉秀該通經史允文允武時論高  
之苻堅委以心膂之任備歷顯職皆有政聞遷秦州刺  
史以忤旨謫戍燉煌會堅尅晉襄陽慮有危逼藉滔才

畧乃拜安南將軍留鎮襄陽馬初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蘓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為憾陽臺又專伺蘇氏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蘇氏焉蘇氏時年二十一及滔將鎮襄陽邀蘇氏之疑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携陽臺之任斷蘇氏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迴文五采相宣瑩心耀目其錦縱廣八寸題詩二百疑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章句其文點畫無缺才情之妙超古邁今

名曰璇璣圖然讀者不能盡通蘇氏笑而謂人曰徘徊  
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令蒼頭賫至襄  
陽馬滔省覽錦字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  
徒盛禮邀迎蘇氏歸於漢南思好愈重蘇氏著文詞五  
千餘言屬隋季喪亂文字散落追求不獲而錦字迴文  
盛見傳馮是近代閨怨之宗旨屬文之士咸龜鑑焉朕  
聽政之暇畱心墳典散帙之次偶見斯圖因述若蘭之  
材復美連波之悔過遂製此記聊示將來也如意元年



五月一日大周天冊金輪皇帝御製

劍門山記

于邵

易曰艮爲山爲徑路爲門闕梁

一作艮非

山之有劍閣也厥

象備馬首以峨嵋足以荆巫前褒斜而後靈關橫亘乎數千里之間孕川含陸以作全蜀趨蜀之路必由是山連峯憂天上絕飛鳥極於此也峭壁中斷兩崖相欽如門斯闢如劍斯植辨徑術之可從於彼也於戲上古聖人之宅於九圍也必因山川之固爲設堡障以安之恐

其自絕於一方也雖有高深之阻必啟行路通之是故天下書同文教同體梯航內向而禍亂不作觀乎劍閣見聖人之德為偉夫抉連山開積阻剖盤石擘崇巖呀然洞裂斗絕千仞遠迹竒狀神靈恠異謂之天造之資則有攻鑿之形矣謂之人力之用則無倚拔之勢矣豈五丁為役歟泯泯茫茫不可得而詳也若乃迫隘之所容遭迴而後通翕巴漢之萬轍揔岷嶓之重險一夫而禦之則三軍無所施其勇覆篲而防之則逸足不能踰

其阻故漢高因焉以定楚項之難玄宗幸焉以銷陽九  
之變蜀王無道惠文伐之公孫偕號光武滅之由是而  
言則劍門之險所以助順不以興亂所以輔中州不以  
限荒服苟戎夷議侵軼狂愚懷割據逆天反道必覆敗  
隨之皇帝諒闇之初歲在己未漁陽公作鎮之一紀也  
蠻夷之衆寡君長之情偽道途之險易攻守之利病皆  
暗得於胷中不差於毫髮矣而犬戎承我過密犯我亭  
障以其控弦十萬與羣蠻之師出沉黎出大井出樊道

出仇池邊兵禦之不勝囂然有北闕劍關而拒我後爰  
西入蜀都而全其地時西州伯朝覲京師寇出不虞羣  
情大駭朝廷固已知漁陽公舉無遺策仍發禁衛貔貅  
之一有旅俾受律于公公玄合廟謀分軍守隘且度其  
能來而不能可用取而不可迫命諸營堅壁勿得戰收  
軍入閣道示之以無人賊見諸壁不可攻而劍門不設  
備果疑有伏莫敢前窺公曰彼悉銳而來謂所行無却  
今頓軍數日其氣已衰且入我既深多而不整可以擊

之矣乃夜出精卒擣

一作拔

其前營羣兇震擾駭若隄潰

棄其矛

一作戈

甲者十有四五顛于坑谷者不可勝計公

命緩逐勿遏其歸既而又破之于龍安不二旬緣邊千

里之寇悉燒營遁去危邦載合天府載寧州問以出溺

相存父子以厥初相歡自蕃戎為梗未有若茲歲之甚

帷

一作帷

中權制勝未有若是役之大天子聞而嘉之焉

即下詔書勞之畧曰微公戮力王室蜀其左衽矣德音

褒倚也如此於戲仁者由劍門以之為福不仁者由劍

門以之生禍獨漁陽公之克戎於是也配乾功之可久  
與坤德而同順革戎心於永代揚天聲於無極昭昭焉  
難乎其與京矣昔班孟堅勒銘燕然紀竇耿勲業夫燕  
然無瓌異之跡徒以書其片石不見錄載前一作人到

於今稱之而劍門井絡垂芒坤維蘊靈漁陽得其形便  
輝灼藩翰語乎山則有畫象之奧語乎人則有蓋代之  
績而頌聲不著於燕然英名不加於竇耿抑當時之所  
取而吾黨之所病昔予剖符列郡祇服元侯耳目所得

稱傳罕備雖言之不逮其可已乎是用纂述為劍門記

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

劉全白

見李  
白集

君名白廣漢人性倜儻好縱橫術善賦詩才調逸邁往  
往興會屬詞恐古之善詩者亦不逮尤工古歌少任俠  
不事產業名聞京師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詔因為和  
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  
為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遂浪跡天下以詩酒自適又  
志尚道術謂神仙可致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流

離軾軻竟無所成有一子名伯禽偶遊至此遂以疾終  
因葬於此文集亦無定卷家家有之代宗登極廣拔淹

滯

李白集  
作瘁

時君亦拜拾遺聞命之後君亦逝矣嗚呼與

其才不與其命悲夫全白幼則以詩為君所知及此投  
弔荒墳將毀追想音容悲不能止邑有賢宰顧公遊秦  
志好為詩亦常慕效李君氣調因嗟盛才冥冥遂表墓  
式墳乃題貞石冀傳於往來也貞元六年四月七日記

此篇當在墓誌門今  
題作記姑仍其舊



衛公故物記

常端符

三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座中揖其郡官有客曰某丞李  
謂端符曰是衛公之冑也其家傳賜書與他服器十餘  
物者訖讌端符即丞居為客謁丞延入就列一作次端符

因跪請曰籍君僕射公之嗣固願見僕射公之烈之多

其事辭雖文

一作史

記或闕畧具天下耳舌矣聞君世傳

文帝詔與公服物者願得以觀丞慄慄曰諾即其家偃  
僂躍步奉賜書一函他物一器出發視玉帶一首末為

玉十有三方者七挫兩隅者六每綴環馬為附而固者以金丞曰傳云環者列佩用也玉之粹者若含怡然澤者若渙釋然公擒蕭銑時高祖所賜于闐獻三帶其一也素錦袍一其襟袂促小裁製絕巧密光爛爛如波旁出紫文綾襖一促製小袖如袍其為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射者又雜為狻猊虎羆橐駝者靴袴一往來為鈎屬鎖劍文疑非華人所為也自始傳于今莫能名其物象笏一差狹不類今笏者佩筆一竒木為管韜刻飾

以金別為金環以限難其間韜者火鏡二大觶一小觶  
一竿囊二柳盃一盖常佩於玉帶環者十三物者亡其  
五有存者八大帝為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文帝命居  
宮中侍吾兒戲即賜以皇子服物黃綾袍緋綾袍皆為  
龍鸞文素錦襖絳五色為花若鳥者素錦半袖小笏皆  
綴巧功良今工之為不能也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  
討事厚勞苦信必威賞而已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  
從中理也暨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

中老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丞曰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端符既畢觀中若有物擊惻其心者於玉帶見遠方致物而上不專有以賜有功也於文錦象物見其時之工志功

或作攻義如周禮攻木攻金之

攻詩車攻之攻

一作志

靡也於賜公子以皇子衣服見視臣

如友而猶兒也於詔征討見擇將材付將職也上嘗不曲制其事旁他可動哉於問公疾見上答憫公如家人之視子姓也公之勞烈如是其大固有以感之獨推其

運吾不信也丞曰子觀吾故物異他人之觀一似動色  
隱心者於霜露變時每閱省是物人雅謂子工或作攻文  
辭幸為記吾得觀以尉吾慕思也故曰記衛公故物

一作皆唐文粹

復乳穴記

柳宗元

石鐘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  
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郡  
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

雜然謠曰眊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  
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  
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  
給馬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  
順休洽吾是以誠告馬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  
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  
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  
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

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恠者也笑者之非祥也  
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恠誠乎物  
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効其有文粹  
作力斯其為政  
也而獨非祥也歟

叔氏墓記

集作  
誌

李翱

元和九年歲直甲午正月十九日丁卯浙江集無  
江字東道

觀察判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李翱奉其  
叔氏之喪于茲叔氏諱衍生子曰王老遠在京師翱實

主其事銘曰

翱生始言叔氏棄歿爰殯于野年周四甲豈無諸親生  
故或迫亦有息子旅官京國丘墳孰封松櫨未列殯宇  
零毀狐狸所穴中夜遠思酸棲心骨

集有是  
以二字

乞假公府

言來筮宅追念延陵喪子羸博葬不歸吳於禮其合惟  
叔平生遊居是邑天謝于此靈幽其託女姪之西仲兄  
之北冥昭何異可用居息孰為故鄉乃樹松栢

此篇當在墓誌門今  
題作記姑仍其舊



杭州新造南亭子記

杜牧

佛著經曰生人既死陰府收其精神校平生行事罪福之坐罪者刑獄皆恠險非人世所為凡人平生一失舉止皆落其間其尤恠者獄廣大千百萬億里積火燒之一日凡千萬生死窮億萬世無有間斷名為無間夾殿宏廊悉圖其狀人未熟見者莫不毛立神駭佛經曰我國有阿閻世王殺父王篡其位法當入所謂獄無間者集有能來集作事佛後生為天人况其他罪事佛固無昔字求

恙梁武帝明智勇武創為梁國者捨身為僧奴至國滅  
餓死不聞悟况下輩固惑之為工商者雜良以苦偽內  
而華外納以大秤斛以小出之欺奪村閭戇民銖積粒  
聚以至于富刑法錢穀小胥出入人性命顛倒埋沒使  
簿書條令不可究知得財買大第豪奴如公侯家大吏  
有權力能開庫取公錢緣意恣為人不敢言是此數者  
必自知其罪昏捐已奉佛以求救月日積久曰我罪如  
是富貴如所求是佛能滅吾罪復能以福與吾也有罪

罪滅無福福至生人惟罪福耳雖田婦稚子知所趨避  
今權歸於佛買福賣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至有窮民  
啼一稚子無以與哺得百錢必召一僧飯之冀佛之助  
一日獲福若如此雖舉寰海內盡為寺與僧不足恠也  
屋壁綉文可矣為金枝扶踈擎千萬佛僧為具味飯之  
可矣飯訖持錢與之不大不壯不高不多不珍不奇懷  
恠為憂無有人力可及而不為者晉霸主也一銅鞮宮  
之衰弱諸侯不肯來盟今天下能如幾晉凡幾千銅鞮

人得不困哉文宗皇帝嘗語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農人今加兵佛一農人乃為五人所共食其間吾民尤困於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始即位獨奮怒曰窮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臺野邑四方所冠其徒幾至十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番佛寺四僧惟十人東京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謂番一寺僧準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縷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驛未出關天下

寺至于屋基耕而刈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其奴婢十五萬良人枝附為使令者倍笄冠之數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口率與百畝編入農籍其餘賤取民直歸於有司寺材州縣得以恣新其公署傳舍今天子即位詔曰佛尚不殺而仁且來中國久亦可助以為治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為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著為定令以徇其習且使後世不得復加也

三字蜀本  
作有加馬

趙郡李子烈播立朝名人

也自尚書比部郎中出為錢塘錢塘於江南繁大雅亞  
吳郡子烈少遊其地委曲知其俗蠹人者剔削根節斷  
其脉絡不數月久人隨化之三牋干丞相云濤壞人居  
不一鐸錮敗侵不休詔與錢二十萬築長堤以為數十  
年計人益安喜子烈曰吳越古今多文士來吾郡遊登  
樓倚軒莫不飄然而增思吾郡之江山甲於天下信然  
也佛熾害中國六百歲生見聖人一揮而幾夷之今不  
取其寺材立亭勝地以彰聖人之功使文士歌詩之後

必有指吾而罵者乃作南亭在城東南隅宏大煥顯功

施手目髮勻肉均牙滑而無遺巧矣江平入天越峯如

髻越樹如髮孤飛

集作悅

白鳥點盡

集有止字

疑在半夜酒餘

倚老松坐惟石殷殷潮聲起於月外東閩兩越宦遊善

地也天下名士多往之予知百數十年後登南亭者念

仁聖天子之神功矣美子烈之旨迹睹南亭千萬狀吟

不能

集作免

已四時千萬狀吟不能去作為歌詩次之於

後不知幾千百人矣

文苑英華卷八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八百三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謚冊文

齊明皇帝謚冊文一首

唐中宗孝和皇帝謚議冊文一首

唐德宗皇帝謚冊文一首

唐文宗皇帝謚冊文一首

哀冊文上

陳文皇帝哀冊文一首

唐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一首

唐太宗文皇帝哀冊文一首

唐高宗天皇大帝哀冊文一首

謚冊文

齊明皇帝謚冊文

謝朓

維永泰元年九月朔日哀子嗣皇帝諱仰惟大行皇帝

早棄萬邦聖烈方遠式遵一作尊帝世俾鸞鴻猷咸以為

無名以化則言繁莫宣其道有求一作來斯應則影響庶

同一作圖其功所以永言配命寄心宗極光昭令德允樹

風聲伏惟大行皇帝令信四時齊明日月創光一作保大

於登庸通神機一作機神於受命因時以暢籍九萬而輕舉

天保既定運四海而高臨及迺一無此字開物成務重維國

綱一作紐風作草化一作化往如神左賢右戚內樂

外禮輯五材以教民申三驅而在宥用能盡德殷薦美

善斯畢皇矣之業既孚烝哉之道咸備景化方遠厭世

在天龜筮告期遠日無改仰則前王俯詢百辟累德稱  
睿允極鴻名謹命某甲奉太牢之奠謹上尊謚曰明皇  
帝廟號高宗天人允協神其尚饗嗚呼哀哉

一作皆藝文類聚

唐中宗孝和皇帝謚議冊文 蘇頌題

維景雲元年歲次庚戌十月戊寅朔十三日庚寅攝太  
尉銀青光祿大夫守戶部尚書上柱國宣城郡開國公  
臣姚珽等上議曰臣聞聖人極天下之贖以象其物宜

成天下之文以察其時變加於百姓之謂德刑於四方之謂風德也者動於神明風也者由於教化原始見則名合道先知終存義迹因行表其來尚矣伏惟大行應天神龍皇帝纘武之命允文之基肇承於宥密以至乎緝熙若乃含青雲之符耀赤光之瑞履順而一夷險安貞而再潛躍由是恭于三朝服茲四罪僖予之始祀夏而無改舊物若帝之初遷周而有膺新命虔匹夫蒸蒸之思愛於文母豫大帝庚庚之占友於王季既而三年

諒陰九族敷叙免喪問道穆乎天子之容退朝密藏怡  
若家人之禮功收其成不以微刑濟其寬不以大譴詞

所不悼

文粹  
作忤

讒說所不入約躬而厚物盡下以推人翹

翔乎儒雅之林經啓

唐詔  
令  
作營

於文章之圃不傷麋卵不

天卉木體仁也行於蠻貊暨於陪臺施惠也酌中衡之

樽不竭也陳太廟之器不盈也故能百寶用四靈臻嘉

禾神芝日獻于府柔遠格懷荒至名駒鉅象歲填于牧

方採原

文粹  
作厚

陵之露華感而通夢遂揚昊壇之煙燎嚴

以配尊然後心游絕冥神寄愷樂在雲臺之上希夷於

真諦之門追汾水之陽縹緲乎列仙之館豈圖變生氣

沴凶邁

詔令  
作構

霄極歛憑玉以大漸顧遺弓而上僊所以

函夏攀援人神哀戚龍攢既啓鳥耘逾

詔令  
作愈

慕禮徹三

獻北有因山之名法崇二言南有至郊之議謹按謚法

慈惠愛親博施備物皆曰孝安人緝衆推賢讓能皆曰

和夫孝以愛

文粹  
詔令  
並作安

親和以安人是則憲先王之典

謨垂後裔之光烈者蓋天之所稱矣請上尊謚曰孝和

皇帝廟曰

詔令作號

中宗謹議

文粹作上

此篇唐大詔令及文粹並作謚冊文編英華官以其有臣某上議之語又首末頗類謚冊故題目兼云謚議冊文而八百四十卷別有謚議門此殆一時變禮今仍其舊按本紀九月丁卯上謚詔令作十月十三日庚寅疑是奉冊之時

唐德宗

文粹有神武二字

皇帝謚冊文

權德輿



維永貞元年歲次乙酉十月丙申朔孝孫嗣皇帝臣某

伏惟大行皇帝德合天地作人父母纂承光明建用皇

極昔在寶應制天下賦輿戚藩以大自魯流

集本文粹  
唐大詔令

並作  
疏

雍師律既貞會陝收洛克殫威命廓開王塗是登

上嗣乃宅丕后服藝祖神宗之大烈有乾乾翼翼之至

敬敷佑迪哲尊嚴懿恭燭明四極發育萬物濯沐乎仁

澤澄清乎理本巍巍乎建中風聲與貞觀同符洎時有

稔沴變生京轂省方履薄

諸本作  
展義

弘陰隲之功整旅致

誅申震耀之令鵠誼

文粹作氣稊稊

滅息侯王軌道丕冒持載

鏡清砥平然後明禋烝祀萬靈以接翕受敷施九德咸

事含弘亭毒以致其和博采虛受以通其志政刑有箴

宸扆有銘煥乎文明之化成也因時創節象卦設樂薰

然中和之被物也納嘉言於近侍輟已行之詔疾讒口

於宵人宥過誤之罪去徽號而約已正廟祧而

文粹詔令並作

以尊祖九譯通道萬方來庭賓旅焯乎勲籍夷歌陳於

樂府霜露所墜車書大同順氣旁達天休滋至慶霄

詔令

作瑞雲輪困德水清澈三辰秉陽以宣耀百嘉麗地而交

感飛走呈祥肖翹遂性在宥天下二十有七年夫文思

光被陶唐之盛也惜怛忠利虞帝之教也亶亶穆穆周

文之業也聰明神武漢祖之烈也窮詔令古先之大律

極帝者之上儀方將扈升介文粹邱待詔令檢玉課集

牒奄遺末文粹命永棄多文粹方億兆嗷嗷哀號靡訴

顧惟冲昧懼忝孫謀君父有命付茲神器虔恭貽訓感

慕滋深今因山既建同軌畢至一二元老宗工碩生考

稱天之禮稽節惠之法式遵古義敢薦大名謹遣攝太尉門下侍郎平章事杜黃裳謹奉冊上尊謚曰神武孝文皇帝廟曰德宗伏惟聖靈昭格膺是典禮幽贊丕祉流于無窮嗚呼哀哉

唐文宗皇帝謚冊文

李珣

維開成五年歲次庚申七月乙亥朔十一日乙酉哀弟嗣皇帝臣伏惟大行皇帝德升上玄功定內難百辟勸進萬姓一作情樂推洎順人撫運嗣統立極凝旒建大中

之道執契弘無為之化聰明天縱孝敬日新翼翼承九

廟之祭烝烝奉三宮之養以文思光赤縣以武德

一作烈

澄滄海慈儉厚下端莊肅物達聰無不察黻纘若不知  
成湯之六事罔憊大禹之九功咸序學無常師惟格王  
是式仁必由己以蒼生為心修雅樂而簫韶成音戒逸  
遊而靈囿望幸遏外夷之教羈縻殆絕舉中古之典汪  
洋勃興宮禁無私恩嬪嬙無侈服每宰臣伏奏卿士宴  
見論道何啻於日旰恤刑已至於歲減大闢諫路深排

偉門危言激訐惟理是聽匪唯納之而又賞之密戚貴  
寵惟法是訓匪唯戒之而又繩之禎符秘瑞王者之所  
寶郡國承詔寢而不揚鴻名徽號列聖之所重臣寮抗  
疏約而不受興起儒術修明祀事刻經誥於琬琰奠宗  
廟之琮璜鷄鳴而起孜孜於衆善日入而息矻矻於群  
書敦叙九族厚戚藩之恩協和萬邦存一作戎狄之信  
至公不私於天性體道必從乎人欲應變懸解知機如  
神日者數逢倣擾星有謫見克已修德側身勵政和人

心以保乂謹天戒而來祥復貞觀之故事編開元之政  
要旌別淑慝澄清品流一物失所必形於眸容百姓未  
康每勞於聖慮聽政餘力游藝緣情探二南之風雅窮

一作講

六義之教化汾水著韶

一作遺韻

栢梁變體腴雋人口

馨香國風南山崇崇京國之望不列祀典綿千百年舉  
神授職發自精懇興雲致雨響應虔祈至於出宮人放  
鷲鳥太官節重味之膳外府減任土之貢傾倉賑乏平  
糴恤餓蟲螟不為災水潦不成一作為沴日月臨照天地

含弘肖翹蠢蠕樂生遂性稽帝王之能事鄙封禪之虛  
美超邁三五度越聖賢繇是四夷八蠻罔不庭九州六  
合罔不順在宥天下十有五年於戲身居九重心遍萬  
寓日用憂一作優濟時臻治平形悴神勞至于大漸啓金

滕而無驗憑玉几而有命顧屬冲昧丕承寶圖祇奉神  
器懼不克荷今因山戒期復土備禮痛深手足哀結精  
靈呼天擗標觸目增感夫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採  
鴻生鉅儒之議從公卿庶尹之請考彼古道易茲大名



對越昊

昊一作昊

穹式揚徽烈謹遣太尉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李珣謹奉冊上尊謚曰元聖昭獻孝皇帝  
廟號文宗伏惟聖靈昭格膺受茂典陰隲宗社介福無  
窮嗚呼哀哉

哀冊文上

陳文皇帝哀冊文

徐陵

維太康元年太歲丙戌四月丁未朔二十七日癸酉大  
行皇帝崩于有覺殿殯于太極之西階粵六月丙寅將

遷於永寧陵禮也宮

一作容

車晚駕幄殿晨張旌銘

一作惟

具列綉翻成行哀子嗣皇帝諱擗蜃輅於丹階

一作陛

攀

龍帷於紫庭趨過窮於屏闕

一作闕

拜慟感於明靈東京

飛其瑞露北陸賈其祥星乃詔雲臺之史稽採咸池之

曲叶大雅於鳴金同藏書於羣玉其辭曰

若水傳帝薰風御民重光所集世載于陳赫矣高祖愍

一作愍

哉上旻蟬聯寶霄

一作霄

暉煥郊裡我皇誕聖應

一作應

膺此家慶道主衢樽神凝懸鏡洛書天表河紀靈命納

揆馳芳賓門流詠稽陰克伐震野勤王毫道增構幽風

會昌言瞻少昊實狀

一作伏

高陽効駕軫軻

一作駕彼軫軻是

清

宮未央歡覃兆庶德洎遐荒穆齊高寢上膳長樂肅肅

承顏哀哀薦酌悼園恭儉章陵謙約大寶崇明無間

一作

聞改作纂武升歷遺憂

一作憂

實繁三湘九派沴氣雲昏

力折天柱才傾地門丹

一作甘

泉夜照細柳朝屯谷魅山

鬼橫流塞源赫赫英暮赳赳雄斷通行天討無遺神筭

鬱掃江淮長驅巴漢九夷百越雷隨風渙北俘

一作領

昆

邪西戡伊軫荷負皇極劬勞庶幾勤民聽政爰食宵衣  
服貴綈阜風移閭闔唐山罷奏濮水韜徽訪採狂狷搜  
駁仄微世感中孚民惟大畜外戶無閉高垣奚築降情

儒雅凝懷庠塾御廡為歡臨雍彌肅禮兼三代樂備九

成天資武德地照文明墨履一作履斯在幪巾自清連珠

合璧曜爽流精獸舞時務一作豫禽歌頌平帝載維遠王

靈維大候雨占風荒中海外憬彼鞮譯咸承冠帶是曰

君臨斯為交泰白環已貢一作貢玄珪克貞一作禎東河佇

揖北狄思征鉞斧將戒璫珩未鳴星淫去楚日沴悲荆

億兆何蒙穹旻遽傾嗚呼哀哉大禹胼胝重華腓腊腊仰

惟勞務同斯違懌發寧無徵昭祈奚益聽茂陵之鐘鼓

抱喬陽之劍鳥雖一作髣髴於神儀終纏綿以一作號

擗嗚呼哀哉三占已一作吉四海星一作奔列贈一作贈

天宇崩號帝閭千門啓於閭闔萬乘警於靈輶槐風悲

於輦道松雨思於郊原鑿旆動而虛悲宿衛靜而空尊

嗚呼哀哉卑陌平夷流山蟠固紀無遷市唐有通樹經

白社之修途迴青門之廣路思沛邑以東臨懷周京以  
西顧嗚呼哀哉機神不測性道難稱克窮靡寄孺慕奚  
憑唯封云亭之與禪肅遺玉牒之與金繩揚英聲而永  
久共日月而俱升嗚呼哀哉 一作皆藝文類聚

唐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

虞世南

維貞觀九年歲次癸未五月乙未朔六日庚子大行太  
上皇崩于大安宮殯于前殿之西階粵十月甲子朔二  
十七日庚寅將遷座于獻陵禮也九日落構七曜沉暉

引鷺翻於兩闕駕龍輻

文粹大詔  
令並作輻

於六飛哀子嗣皇帝

諱擗踴崩心攀號泣血悲慕望其如在痛音顏之已絕  
去昭景而不留即幽途而永訣孝以追遠哀惟慎終爰  
詔史冊叙德宣風其詞曰

玄覽載籍逖聽皇王立德可久應運期

二本  
作斯

昌天基崇

峻帝系悠長虹耀

二本  
作輝

降祉真氣呈祥葱珩朱紱熊軾

龍章

文粹  
作常

契叶禎符誕生獻德

文粹  
作聖

彤雲晝聚黃星夕

映舒卷潛躍幾深道性地載天臨日暉川鏡歷試藩岳

風移俗正火德云謝羣龍戰野蚩尤躍

文粹作曜

旗王良策

馬拔山殪

文粹作噎

日滔天泯夏蕩析黎元阡危宗社提劍

創業杖鉞專征風驅雲動海運天行伐謀上畧制勝神

兵尊王踐土復帝夷庚職惟上相任隆羣辟六階已平

四門咸闢殊物顯命彞章典冊錫重介珪禮優乘石煙

雲

文粹作霞

改色鏞筦變音觀圖受命負辰君臨仁霑動植

化感飛沉殷輅周冕禹迹堯心削觚返樸抵璧藏金商

俗未改遺氛阻亂沙塞虔劉伊源

文粹作澶

叛換應變雷動



乘機電斷十角雲消三川冰泮漸以文教致諸王道制

禮和樂尊儒養老翠鳳栖桐

二本  
作梧

丹魚在藻水浮玄貝

階榮朱草威加海外澤被區中要荒合軌鞮譯

文粹  
作羯

遐

通沒羽沉浪飛輪駕風眷言釋負有懷高謝條爾櫟陽

杳同姑射趨詩禮以承天稟義方以成化聿應

文粹  
作鷹

景

福方期大

文粹  
作永

年玉几奄及金滕遂騫

文粹  
作愆

絕五日之

晨省遽千齡而上仙攀帷扆以孺慕抱劍烏以纏綿鳴

呼哀哉虔奉顧託式遵遺志捐珠玉而不藏即陶甄以

成器貽儉德以為暮垂風聲於後嗣嗚呼哀哉永去天

邑言遵紀市

文粹作地肺

背沃野於

文粹作之

神臯越通川於渭

涘

文粹作之清渭

懷岐山之前跡賸新豐之舊里笳哀噓以留

思旒聯翩

文粹作翻

而顧指悲風急而古

文粹作拱

木吟平野晦

而愁雲

文粹作寒煙

起嗚呼哀哉惟綴衣之如昨忽馳光之

不

文粹作莫

駐亟時遊

文粹作遊

而節改俄涉新而履故野蒼蒼

以日衰歲凜凜而行暮感物悲於氣序銜哀踐於霜露

泣逝水之東流

文粹作水之逝波

動喬

文粹作商

山之風樹躋厚地

而無感仰高天而何訴嗚呼哀哉曰聖與仁誰前誰後  
炎暑無金石之固勲華異松喬之壽孰歷世而長存惟  
令名之不朽矧玄功與至德冠列辟而為首俾軼五而  
登三與造化而長久

文粹作天  
長而地久

唐太宗文皇帝哀冊文

褚遂良

維貞觀二十三年歲次己酉五月甲辰朔二十六日己  
巳大行皇帝崩于翠微宮之含風殿旋殯于太極殿之  
西階粵八月庚寅將遷座于昭陵禮也鳳紀

一作  
管

凝秋

龍帷將曙溢化同軫綿區縞素哀子嗣皇帝諱覽風樹  
而增感攀銅池而拊膺逼宗祧之是寄傷往駕之無憑  
奠樽盈而悲序促靈景翳而愁雲興去劍滋遠清徽方  
闕爰詔司存傳芳瓊宇其詞曰

三微固祉五耀垂文光昭司牧對越唐勛族著玄牝家  
傳縉雲高祖配文粹作配于天一人有慶大行神武維幾作

聖良畫

文粹並大詔令作書

自得高文成性夙表餘雄先懷友敬

二本作反正

蒼兕爰發朱旗首令寰瀛昏墊關洛荒蕪妖傾

地軸盜弄乾樞戎衣光啓霸政宏暮天兵電照

文粹作掃

陣風驅蚩尤

詔令作遶

剪窳窳成

二本作成

誅閏位不度餘分

興戾先收秦組次焚商袂轉圜上畧容光下濟從

詔令作徒

疑

邑垂仁賓門灑惠修風順軌凝圖奉睿青戾同規玄

珠叶契發揮三五聲明遐裔泛野休兵靈臺偃草升巖

藏銑遵河奉壁學肄

詔令作肆

徐輪偃園散帛就日攸宜如

天在斯刑哀動植化美墳箎樂華曾舉禮葉旁垂沙場

罄剪斗極咸羈狼山入囿潮海

一本作渚

歸池東旌若木西

旆條支龍鄉委質

詔令  
作責

烏弋來儀大矣乘時悠哉利見

文龜浮沼應龍在淀滴露飛甘卿雲呈絢松萸望幸瑤

華方薦仙丹劍術星飛告變凝沴氣於千

二本  
作升

年掩璿

暉於離殿嗚呼哀哉弘璧陳階鈞天罷佾

二本作商管  
初秋飛鉉罷

佾亭齡遐想

詔令作驚  
川悠緬

宮車晏出大隧弗營元龜獻吉

展軫効駕義和

二本作  
端圭

司日迫靈心於將餞痛皇情其

如失凝清秋

文粹作凝秋林  
詔令作拂凝霜

於廣陌

詔令  
作路

逝悲風於長

樹經栢梁而徐轉邁蘭池而從蹕聳輕旆之逶迤動邊

笳之蕭瑟嗚呼哀哉周營甫窶漢啓泉闡穀林搖落喬

巖變衰平原淒兮白日遠深渚澹兮秋雲飛覽銅爵而

興慕傷鼎湖之不歸嗚呼哀哉峻陵玄壤隅二本山窮

路肅二本衛翻英輕池文粹委素義庭易晚松陰難曙

萬方悲而雨泣三靈慘而雲泣嗟厚德之長違仰高天

而攀慕嗚呼哀哉崇基永煥置業方昭遺風餘烈天長

地遙想神襟而騰茂縱史筆而揚翹籠嘉聲於日月終

有裕於唐堯嗚呼哀哉

唐高宗天皇大帝哀冊文

天后武氏

維弘道元年歲次癸未十二月甲寅朔四日丁巳大行  
天皇崩于洛陽宮之貞觀殿殯于乾元殿之西階粵以  
文明元年五月壬午朔十五日丙申發自灑洛旋于鎬  
京以其年八月庚辰朔十一日庚寅將遷座于乾陵禮  
也曉霧收碧晨霞泛丹庭分羽衛殯啓龍攢哀子嗣皇  
帝諱攀訴容車崩號宸殿悲蜃輅之空嚴感鳳樽之虛  
薦擗標縻潰充窮殞裂颺思攀一作舉而還迷羸喘興而



復絕俯惟乳懇荼毒交侵瞻白雲而茹泣望蒼野而摧  
心愴遊冠之日遠哀墜劍之年深淚有變於湘竹恨方  
纏於穀林念茲孤幼哽咽荒襟腸與肝而共斷憂與痛  
而相尋顧慕丹檻迴紫掖撫眇嗣而傷今想宸顏而  
慟昔寄柔情於簡素播天聲於金石其詞曰

月瑤誕慶靈

一作雲

丘降祥仙源漢遠聖緒天長繞樞飛

電麗室騰光烏庭開象龍德含章六藝生知四聰神授  
晦迹登序韜光齒冑綴玉詞條緝瓊文圍發揮綠錯牢

籠紫宙鑑符敷敏量本䟽通賓門表譽納麓彰功始潛  
朱邨或躍青宮夏俞欽德周誦傾風粵自銅闈虔膺寶  
命惠霑動植信洎翔泳淳化有敷至仁無競教溢璇寓  
道光金鏡五龍開運六羽昇平西雲應呂南風敬絃畧  
符義日蔭廣堯天賁園旌士焚林蓋賢濬明上格財成  
下濟問寢承親在原申悌戒盈茅宇蠲奢土砌衛室裡  
宗雲門饗帝以聖承聖資明嗣明禮宗殷夏樂盛咸英  
時和俗泰天平地成永同文軌長垂頌聲德動乾符威

清地紀澄氛穰

一作和

穴掃沴濛汜推轂六師坐知千里

亭毒寰縣瑩鏡圖史霜戟林聳月旗雲亘疊鼓蕭關鳴

笏松嶝追涼水殿避暑山楹霞翻浪井樹響層

一作魯

城

務簡通三神凝得一玄池肆賞青丘佇逸訪道順風養

真乘日拜牧襄野尊師石室寶獻河宗賚歸王會浮毳

交影飛輪繫軼雲封薦欵日觀申虔告成七廟歸功九

天無事無為爰遊爰豫滑域延想汾川滌慮儀鳳巢阿

飛麟在馭火林歸朔燭鄉移曙所冀玄壽齊年紫皇稷

興旅館災纏未央遽脫屣於宸極奄乘雲於帝鄉亘天  
維而落構匝日寓而沉光殉百身而靡贖積萬苦而徒  
傷魂銷志殞裂骨抽腸受玉几之遺顧託實業於窮荒  
嗣君孝切諒闇居喪荷一作集大務於殘喘積衆憂於未  
亡所以割深哀而克勵力迷衿而自強嗚呼哀哉浹埏  
遏密綿區縞素恨鈞天之不歸瞻鼎湖以凝慕嗚呼哀  
哉攀聖滋遠戀德滋深訴昊穹而雨泗擗厚載而崩心  
泣人靈而灑悲霰晦宇宙而起愁陰嗚呼哀哉緹琯移

序朱明應律蛩寔方營龜謀獻吉背九洛而移馭僚八  
川而從蹕列璧羽之逶迤動鍾統之蕭瑟顧園邑之蒼  
翠望巖隧之紆鬱喬陽之鳥不追茂陵之書方出嗚呼  
哀哉跡圖懸圃神降長流去重陽之奕奕襲大夜之悠  
悠同霸瑩之薄窳契紀屢而莫脩思關山於夕月悲隴  
樹於新秋嗚呼哀哉想軒駕之攀龍思予一作山之戀  
鳳矧承眷於先房誓牽毀而哀送豈謂務切至綦一作  
事違深恫仍狗公而抑已遂奪情以從衆悲千罔極之  
基

悲痛萬終天之痛嗚呼哀哉恭惟聖烈實鏤徽秉敬因  
彤管載撰玄功業彌遠而道彌著時益遠而聲益隆播  
二儀而不極橫四海而焉窮嗚呼哀哉

一作皆唐大詔令



文苑英華卷八百三十五